

秦力山集(外二种)

中 华 书 局

目 录

前 言	1
-----------	---

秦力山集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课卷(1899 年秋)	3
附:梁启超批语	3
论衡州向道隆勤王之事(1899 年 12 月)	5
送别梁启超夫子赴美洲(1899 年 12 月)	8
题邱菽园《风月琴尊图》(1900 年春初)	9
邱菽园属题选诗图(1900 年春初)	10
湘月·赠珊珊公子昆仲借龚定庵韵(1900 年 5—6 月间)	11
前调·送共庵并祝浪公、王亚庵诸同志仍借定庵韵 (1900 年 5—6 月间)	12
和邱菽园寄怀梁启超夫子二首次原韵(1900 年秋)	13
附一:寄怀梁任甫先生二首限支微韵 邱炜萆	13
附二:次韵酬星洲寓公见怀二首并示遁庵梁启超	14
法成去后之第三夜隐几若有所思(1900 年冬)	15
南行留别沪上诸君子(1900 年 11 月)	16

秦力山集(外二种)

道出星洲赠星洲寓公(1900年12月)·····	17
附:湖南人秦力山道过星洲投余以诗,临别餞之题此 为赠邱炜萇·····	17
重留别邱林徐三君子(1900年12月)·····	19
送清流归国(1900年12月)·····	20
汉变烈士事略(1900年12月)·····	21
林锡珪·····	21
田邦璇·····	23
李炳寰·····	24
王翼之·····	25
茶蓼子·····	26
李莲航先生冤状·····	28
汪尧丞合家死义事略·····	30
吊汉难死友(1901年2月19日)·····	32
开办东亚商业学校记(1901年4月28日)·····	33
政党说(1901年5月9日)·····	38
甦梦录之一(1901年5月9日)·····	41
支那猪·····	41
学生世界·····	42
土耳其派公使来华·····	42
东京污物·····	43
印度皇宫·····	43
《国民报》序例(1901年5月10日)·····	45
倡办《国民报》简明章程(1901年5月10日)·····	48
附:捐款章程·····	49

附:发行章程	49
附:《暴政》书稿广告	50
甦梦录之二(1901年5月18日)	52
自居公法之外	52
论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1901年5月18日)	55
政党与政府之关系	58
政党与主权之关系	59
政党与国家之关系	59
结 论	60
说奴隶(1901年5月28日)	61
第一章 奴隶之命名	61
第二章 奴隶之界说	62
第三章 奴隶之性质	64
第四章 奴隶之根源	65
第五章 结论	66
甦梦录之三(1901年5月28日)	67
文字尚古学衍尚今	67
摘译北美合众国驱逐华人宪法一章	68
国民会章程(1901年5月)	70
附:关于国民会的广告	74
中国灭亡论(1901年6—8月)	75
亡国篇(1901年8月10日)	89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叙(1902年4月)	94
阅《湖南官报》(1902年冬)	97
介绍《游学译编》(1902年12月)	100

秦力山集(外二种)

为沈荃辨诬函(1903年8月12日)	104
附:沈荃死刑之暗昧佚名	105
《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1903年8月)	107
《孙逸仙》序(1903年10月12日)	110
支那之志士——新产出之下等动物(1903年)	112
毕永年传(1903年)	115
林锡珪传(1903年)	117
驳新民之论俄罗斯虚无党(1904年4月7日)	120
致陈楚楠函(1905年春)	122
敬告缅甸同胞文(1905年3月中旬)	123
一	123
二	125
三	127
四	128
五	130
中华义学序文(1905年3月下旬)	133
说革命(1905年6月上中旬)	139
第一章 革命之定义	140
第二章 普通革命之理由	141
第三章 改革理想之谬误	143
第四章 自治为革命之基础	146
第五章 革命,然后新理想可以普及	148
第六章 革命可以振尚武之精神	151
第七章 革命然后可整理内政	154
第八章 革命然后可收回治外法权	158

第九章 会党者满洲之司命阎罗也	164
第十章 革命然后工商业可望发达	170
第十一章 革命问答	175
第十二章 国际公法与独立军	177
第十六章 学生与政治上之关系	184
第十七章 立 党	190
第十八章 秘密出版	193
第十九章 总机关之设立	196
中立条规(1905年6月16日)	199
第一章 局外中立	199
第一节 局外中立之例规	199
第二节 局外中立之权利及义务	200
第三节 局外中立之宣言	201
第二章 中立之义务 (甲)陆上之义务	201
第一节 在中立地内募兵	201
第二节 在中立国内通过军队	202
蜡凤三绝句(1905年6月20日)	204
金缕曲·蜡凤旅次感怀二首(1905年6月)	206
一	206
二	206
寄梅痴子四绝句(1905年6月)	207
答梅痴子讯病二绝(1905年6月)	208
兰谱序(1905年6月)	209
蜡凤杂感十首(1905年6月)	211
致陈楚楠函(1905年7月23日)	213

秦力山集(外二种)

《缅甸亡国史》序(1905年7月30日)	215
附:《缅甸亡国史》序例张成清(1907年10月6日)	217
致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函(1906年7月5日)	219
附 录	
祭秦先生力山文并序(1908年10月)	221
悼秦力山并序(1910年)	224
秦力山墓碑文(1912年3月8日)	225
秦力山传	226
秦力山事略	228
东京《国民报》	233
东京《国民报》补述	234
国民政府褒扬先烈秦力山令(1942年2月16日)	236

樊锥集

题江建霞修书图四章(1897年)	239
一	239
二	239
三	239
四	240
读临湘吴獬凤孙题江建霞修书图诗(1897年6月)	241
附:临湘吴獬凤孙题江建霞修书图诗	241
开诚篇一(1898年3月9日)	242
开诚篇二(1898年3月19日)	247
开诚篇三(1898年4月2日)	251
发 轷(1898年4月19日)	256

《湘潭公愚变通县试月课禀并批》附识(1898 年 4 月 19 日)	260
劝湘工(1898 年 5 月 10 日)	262
上陈中丞书(1898 年 6 月 18 日)	265
黄山高等师范学校学约	271
立志第一章	271
祛染第一节	272
增识第二节	272
立大第三节	273
固守第四节	273
治心第二章	273
警制第五节	274
明觉第六节	275
安定第七节	275
谄达第八节	276
修身第三章	277
改过第九节	277
克己第十节	278
居敬第十一节	278
卫生第十二节	279
处仁第四章	280
察伦第十三节	280
知汇第十四节	281
任道第十五节	282
爱人第十六节	283
劝学第五章	283

秦力山集(外二种)

诵览第十七节	284
讲习第十八节	285
发明第十九节	286
阅历第二十节	287
穷理第六章	287
博物第二十一节	288
知今第二十二节	289
稽实第二十三节	290
导微第二十四节	290
乐群第七章	291
广益第二十五节	292
同德第二十六节	293
敦谊第二十七节	294
慎交第二十八节	294
经世第八章	295
达原第二十九节	296
明法第三十节	297
察时第三十一节	298
持变第三十二节	298
师范学校学约叙	300
师范学约后序	303
墨家者流赋以墨家者流史罕著录为韵有叙	305
司马温公表进《资治通鉴》赋以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为韵	308
萧尺木补绘《离骚图》序	311
述学赋	313

泉币赋叙	315
致石醉六七律一首	318
双清勒观资邵二水合流处	319
赠罗翊生联	320
自署楹联	321
附 录	
樊锥传略	322
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	326
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	327
摘驳樊锥《开诚篇》中语尤悖谬者	329

毕永年集

《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约 1897 年)	33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约 1897 年)	335
南学会问答(1898 年 4 月 8 日)	337
一	337
二	338
存华篇(1898 年 4 月 14 日)	339
公法学会(1898 年 4 月 25 日)	342
公法学会章程(1898 年 4 月 30 日)	343
诡谋直记(1898 年 9 月 12—21 日)	345
与犬养毅笔谈(约 1898 年 12 月)	349
留别同志诸君子(约 1898 年 12 月)	350
《王照与木堂笔谈》附识(1899 年春)	351

秦力山集(外二种)

致宗方小太郎函(1899年10月29日)	352
致宗方小太郎函(1900年7月15日)	353
致平山周书(1900年7—8月间)	354
致平山周书(1899年12月)	355

附 录

毕永年	356
毕永年传	358
毕永年削发记	359
复毕永年书	362
唐才常手迹跋	365

前 言

本书共收录秦力山、樊锥、毕永年三人的文集。之所以将他们的文集合编为一册,不仅仅是因为合并后篇幅相宜,而且是鉴于他们生平活动时间大体相同,事迹和思想大体接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大体一致。他们都活动于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至辛亥革命初期,都属于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而在变法失败后又不同程度地走上了革命道路,都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湖南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他们各自的特点。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以字行,别号遁公、巩黄,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父文炳,曾在县署任刑名师爷。力山少时聪颖好学,长于文字;稍长,又好与会党游。1898年中秀才。时值戊戌维新运动高潮,他加入南学会,常去南学会听讲,师事谭嗣同、唐才常等,对康有为、梁启超亦甚崇敬。维新运动失败后,他于次年秋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兼任《清议报》笔政。在校时,“日读法儒福禄特尔、卢骚等学说及法国大革命史,复结识孙总理(中山)、章炳麟、沈云翔(翔云)、戢元丞诸人,渐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而生”。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高涨,他曾赴天津联络,意图游说义和团,“使改扶清灭洋旗帜为革命排满”,未成。于是南下汉口、安徽,参加唐才常、林圭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被

委为自立军前军统领,驻安徽大通。自立军以武汉为中心,鄂、湘、皖共组七军,原定8月9日(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时大举,因唐才常依赖康、梁自海外接济款项不到,屡屡延期。秦力山孤处安徽,未获延期信息,按原议于8月9日发动了大通起义,与清军激战达一星期。在所发布的《安民布告》中,提出了“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之主张。起义失败后,他曾潜至南京,谋焚毁马鞍山军装库,事亦不成。于是南逃新加坡,获悉起义之失败,罪在康有为拥资自肥,不予及时接济,遂毅然与康绝交;复至日本东京,邀同湘鄂志士陈犹龙、朱菱溪等,群向梁启超问罪算账,从此脱离清议报社。1901年5月,他在孙中山资助下,与戢翼翬(元丞)、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词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①。他担任《国民报》总编辑,曾与各记者编著《暴君政治》一书,已发广告,惜未见出版传世。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国民会,以“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为宗旨^②。1902年4月,他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控诉清朝民族压迫,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此数年间,他不仅与孙中山时相过从,还随处宣传孙中山,又为章士钊译述《孙逸仙》一书作序,影响较大。故章太炎后来称赞说:“孙公之在东国,羽翮未具,力山独先与游。自尔群士辐凑,岁入百人。同盟会之立,斯实为维首焉。”^③同年冬,他离日本返国,先在上海参与《大陆报》编辑工作,又与同志创刊《中国少年报》;后往返于长江中下游及广东一带运动会党。

① 以上引文均引自冯自由《秦力山事略》,见本书《秦集》附录。

② 秦力山:《国民会章程》(1901年5月),见本书《秦集》。以下凡引秦文,不再加注。

③ 章炳麟:《秦力山传》,见本书《秦集》附录。

1904年至香港,寓居中国日报社,因与陈少白等谋运动湘、粤防军起义,遭搜索。1905年春,他经新加坡赴缅甸,以文字向海外华侨宣传反清革命,先后撰写《敬告缅甸同胞文》、《中华义学序文》、《说革命》、《中立条规》等文,并为张成清著《缅甸亡国史》作序。在长篇论说《说革命》(二十四章)中,他满怀激情、无所顾忌地写道:“旧政府不去,而望新学术与新制度之有效力,诚南辕而北辙也”;“革命者,为保存今日各独立国诸民族于天演淘汰中之一灵宝,而吾中国今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也。”1906年夏,他经华侨徐赞周(市隐)介绍,离缅甸赴云南干崖,主持民族学堂,在边疆少数民族中宣传反清革命。以积劳成疾,同年冬病逝于干崖。时人称赞说:“先生自十九岁离家,卒时二十九岁。此十年中,一以光复为任务,并未忆及家事。先生之志坚行单,洵足为革命党模范。”^①辛亥革命后,云南同志特为建墓表彰,国民政府专为发表褒扬令,称其“曩年参加革命,创立学会、报社,宣传倡导,劳瘁弗辞……追怀遗绩,轸悼实深”^②。

樊锥(1872—1908),字春渠,又字一鼐,湖南邵阳人。出生于贫寒农家。少时入私塾,勤苦好学,立志高远。尝自署楹联云:“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第一人。”里人目之为“狂生”。以受知于学政张嘉亨,入县学为诸生,“工为文,奥折自意,师抑之,益奇恣,不受制科轨范”^③。又曾在邵阳城乡设馆授徒,后来著名的蔡锷、唐赓、岳森、刘型、李洞天、贺民范、石广权等,都出自他的门下。不

① 居正、陈仲赫:《祭秦力山先生文并序》,见本书《秦集》附录。

② 秦力山墓碑文与褒扬令,均见本书《秦集》附录。

③ 以上引文均见石广权:《樊锥传略》。又,以下凡引自集主之文者,则均见集中,不另加注。

久,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值维新运动兴起,他涉猎诸子,旁及西学。在所作课艺中提出:“揽子墨之流,证欧罗之续,总绝代之殊尤,辩章乎宏策。”为学政江标所称赏。1897年,与唐才常、毕永年一道获选丁酉科拔贡。湖南时务学堂成立后,他又上书巡抚陈宝箴,建议“开拓用才之术”,“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不通者容之”,以“转移风化”。1898年春,南学会在长沙开讲,《湘报》创刊。他迅即返回邵阳,组织邵阳南学会分会,被举为分会会长。手订分会章程,主张“一切拘迂狭隘之见,概宜屏除”,“力除一切浮华嚣张之习”,而提倡平等、民权之说。邵阳守旧士绅撰《驳南学会章程条约》,攻击他倡“平等邪说”,“无君”、“无父”、“无尊卑亲疏”,呼吁予以“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他不为动摇,坚定地表示:“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能换其帜。”他连续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发痼》、《劝湘工》等政论文章,持论激越,传诵一时。在文中,他大声疾呼变法救亡,说:“时势所迫,运会所趋,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也,则黄种几乎斩也,则孔教几乎灭也!”“如有能力使中国不亡、圣教不危、神种不险者,不问其如何,吾愿举天下以从之。”他旗帜鲜明地倡导平等、民权和立宪学说,认为:“非毅然破私天下之猥见,起四海之豪俊,行平等、平权之义,出万死以图一新,则不足以斡转星球,反旆日月,更革耳目,耸动万国矣。”主张“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人人平等,权权平等”;“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求智识于寰宇……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并主张废八股时文,说:“时文不废,则孔教必亡无疑也!”他还提出“以工商立国”,发展近代工商业,认为“工者,劝商之本也”,而“农家者,抑工之流亚也”;“世界之文明愈进,工业之权力

愈放，駁至万国一工国也”；“惟通国人皆圣工，则天下事足成，西人不足畏也”。呼吁“大兴艺学，众建学堂，宏创工厂，富购机器，广选西法，多聘西师”，以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这些激越、深邃的思想言论，使他堪称维新运动的激进思想家、全盘西化论的早期鼓吹者、近代工业化的思想先驱。与此同时，他还同谭嗣同、熊希龄等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担任董事；还一度受聘为《东亚报》主笔。他的这些激越言行，遭到守旧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曾廉、苏舆等的忌恨和猛烈攻击。他们除撰文污蔑、辩驳外，还盗用“邵阳士绅军民等”名义，发布《驱逐乱民樊锥告白》，视樊锥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乱民”，将其驱逐出境。不久，北京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死难，党人星散，维新运动失败，他再度受到牵连，因匿处深山，幸免于难。此后，他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00年曾与闻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继赴上海，参与《苏报》编辑工作。1903年《苏报》案发生，他避祸走日本，改名时中。初入陆军成城学校，旋以身患肺病休学，寓居早稻田大学附近月印精舍，改习政法。1904年回国参与华兴会起义，事败后改名诚亮，入南京军校任教。次年，应蔡锷邀请入广西，任干部学堂暨陆军小学堂讲席。同年冬，因病况恶化，由蔡锷资送回邵阳，寓城内就医。至1908年春节后逝世^①，终年36岁。

毕永年(1869—1902)，字松琥，也作松甫，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少时随父、叔往来军中，富胆识。稍长，读《船山遗书》，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甲午战败后，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他在

^① 樊锥卒年，一般多据石广权《樊锥传略》，指为1906年；陈新宪《邵阳樊锥》一文，则明确称其“生于前清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卒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三月十四日”。后者似较准确。

所作课艺中写道:“民不新,国不固;新不作,气不扬。”表明他已具有鲜明的变法图强思想。1897年,他与唐才常同时考取丁酉科拔贡,自此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常共商救国大计,并注意联络会党。他亲自加入哥老会,往来于湘、鄂间,得到哥老会各龙头的信任。1898年春,南学会成立,《湘报》创刊,他成为学会活跃分子,并在《湘报》上发表《存华篇》、《南学会问答》等文。他说:“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权也者,我与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既为群士群民共有之国,则为之上者,必无私国于己、私权于国之心,而后可以绵绵延延,巩祚如磐石;下亦必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心,而歧视其国为乘銮服冕者之国,然后可以同心合作,上下一心,保神明之胄于一线,救累卵之危于泰山。”与此同时,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与唐才常等发起成立公法学会,并手订《公法学会章程》。他还曾与樊锥一道,受聘为《东亚报》主笔。同年8月,谭嗣同奉诏入京,参与新政事宜,毕永年随后也赶往北京。其时帝后两党斗争正趋白热化,康有为命他留京相助,试图让他往袁世凯军营任参谋,统率百人,乘袁氏兵围颐和园时捕杀西太后。他认为袁为李鸿章之党,靠不住,而自己是南方人,统领不相识的北兵,短期内难以得其死力,因而表示犹疑。不久政变发生,他急驰出京。行抵上海,获悉谭嗣同等殉难噩耗,愤而自断发辫,以示与清廷决绝。随后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加入兴中会。其时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也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策划“勤王”活动。毕永年便介绍唐才常会见孙中山,促孙、康两会联合,共商湘、粤和长江流域起兵计划。康未采纳,唐则依违于两者之间。是年冬至1899年春,他奉孙中山令,两次回国调查